

乡愁与良知

林少华散文百篇



小山沟让我产生了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思——乡愁，即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和思念。“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那应该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缥缈、最庄严而又最平常的情感。我甚至觉得乡愁是其他所有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出悲悯、仁慈和爱，生出文学情思和美感。

而它的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施之于教育，使得我叩问大学的灵魂和教授的操守；施之于文化，使得我懊恼“窥海斋”的终结和优雅消失；施之于社会，使得我质疑镇长的奥迪和娃娃鱼的遭遇；施之于翻译，使得我选择了村上春树和他的“高墙与鸡蛋”——这就是我将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乡愁与良知》的由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乡愁与良知

林少华散文百篇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愁与良知：林少华散文百篇 / 林少华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36-8816-2

I . ①乡… II . ①林…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1177 号

- | | |
|------|---|
| 书 名 | 乡愁与良知——林少华散文百篇 |
| 著 者 | 林少华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80998664 |
| 责任编辑 |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 |
| 装帧设计 | 吴传友 |
| 照 排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20mm) |
| 印 张 | 17.25 |
| 字 数 | 24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8816 -2 |
| 定 价 | 35.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名家散文

谨以此书深切怀念已故祖父林忠显、祖母朱文华、父亲林广德、母亲王立君和恩师王长新教授。从他们身上,我学得了勤奋、爱、坦诚和正义感。

写在前面

我在大学里教书,是为教书匠,课余搞点儿翻译,是为翻译匠。不能说完全碌碌无为。毕竟教书教成了所谓教授,翻译翻出了些许名声。一眼望去,桃李蔚然成林,译著一纸风行。但老实说,这都不是我最留恋的风景。

那么,我最留恋的风景在哪里呢?在我的生身故乡。她很小,小得只有五户人家;她很穷,穷得只有三面山坡。但院前木篱笆有祖母栽种的五色牵牛,房后有祖父嫁接的满树杏花,柴草垛上爬有绿油油的南瓜藤,歪脖子柳树悬着圆滚滚的葫芦瓜。清晨田野上有一条条白纱巾般轻盈的雾霭,黄昏西山头有一排排炭火般亮丽的晚霞。以及山间的知了、河里的小鱼、路旁的蒲公英、夜晚的流萤……

一句话,我是从小山沟里爬出来的。也许上天存心和我的出身开玩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广州开始教富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子女;八十年代末开始翻译专门传达都市和都市人感觉的村上春树——不用说,二者都是同贫穷的小山沟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我随之开始了穷山沟逃亡之旅。但许多年后当我在教书之外翻译之余尝试自己写一点东西的时候,陡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逃出那个小山沟,我仍将从那里始发,并且返回那里。别的都不过是中转站而已,哪怕灯红酒绿,哪怕车水马龙,哪怕雕梁画栋,哪怕美女如云。

这是因为,小山沟让我产生了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思——乡愁,即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和思念。“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那应该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缥缈、最庄严而又最平常的情感。不用说,乡愁的核心是对母亲的思念。年老母亲的白发和皱纹无疑是故乡风景中最动人的风景。在这个意义上,故乡所有的景物无一不是母亲、母亲意象的表达和外延。我甚至觉得乡愁是其他所有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慈和爱,生发出文学情思和美感。它不仅仅是怀旧,也是一种向往;不

仅仅是惆怅,也是一种顽强,不仅仅是感怀,也是一种信仰。

而它的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施之于教育,使得我叩问大学的灵魂和教授的操守;施之于文化,使得我懊恼“窥海斋”的终结和优雅消失;施之于社会,使得我质疑镇长的奥迪和娃娃鱼的遭遇;施之于翻译,使得我选择了村上春树和他的“高墙与鸡蛋”——这就是我将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乡愁与良知》的由来。就此而言,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落花之美》一脉相承。甚至有两篇是与之重复的:《母亲的视线》和《乡关何处》。原谅我,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想重复的。

这里共收散文一百零六篇。准确说来,并非全是散文,莫如说随笔更占多数,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因此我要首先感谢以下报刊的编辑们:《青岛早报》、《青岛晚报》、《半岛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时代周报》、《齐鲁晚报》、《今晚报》、《中华读书报》、《上海电视》、《新航空》……还要衷心感谢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先生、前副总编辑胡维华先生和责任编辑杨成舜君。承其美意,这些散落各地的杂乱篇什得以结集刊行。以书会友,四海连心。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林少华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晴空丽日花满长街

写在前面¹

第一编 灵魂的锚地 / 1

母亲的视线 / 2

怀念母亲 / 4

母亲的红头巾 / 7

母亲的包袱皮 / 10

父亲的手 / 12

人生从此孤独 / 14

乡关何处 / 16

肥猪肉曾经那么好吃 / 18

春节: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 21

回家过年真好 / 24

牛,牛年,牛市的牛 / 26

人生加减法 / 28

灵魂的锚地 / 30

收藏夕晖…… / 33

寂静的乡间 / 35

匿名之乐 / 38

亲近土路 亲近泥土 / 40

花中独爱牵牛花 / 42

偷桃之乐 / 44

洋兰与国兰之间 / 46

彼穷、此穷到不穷 / 48

我与一九七八…… / 51

之于我的共和国六十年 / 54

鸟与“市民……” / 57

第二编 教授的操守 61

我心目中最可敬佩的教授 / 62

教授的尊严 / 65

教授的操守 / 67

教授分级之烦恼 / 69

教授的“牛”与不“牛” / 71

谁让教授“下课”了 / 74

“教授是什么官？” / 77

当官好还是当老师好 / 79

我是不是该弄个官当 / 81

忽然很想当博导 / 83

地震中的老师们：最后一课 / 85

兰州大学：“蒲公英”和小松鼠 / 87

“东京大学”何处寻 / 89

神户大学：校门口的野猪 / 91

乏味的大学校园 / 93

教育：求真还是求假 / 95

“仰望星空”还是仰望项目 / 97

大学教育与贪官污吏 / 101

大学的灵魂与故事 / 103

大学应如何政治学习 / 105

大学者，数字之谓也 / 108

大学官场化何时休 / 111

诺贝尔奖与北大 / 114

“耳”=耳朵 / 117

坦率的外国留学生 / 120

史上最牛小学生 / 123

勤奋与天才之间 / 125

高考与“高考” / 127

取消文理分科的理由 / 130

别折腾“一考定终身” / 132

愿景——2007年山东高考

作文 / 134

春来草自青——2008 年山东高考作文 / 135

第三编 优雅消失 / 137

请勿封杀繁体字 / 138

五十个字的力量 / 140

重拾端午 重新出发 / 142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标志 / 144

称呼的困惑 / 146

假如梁思成还活着 / 149

收藏礼赞 / 152

窥海斋的终结 / 154

优雅消失 / 156

乐活读书的魅力 / 159

小说即关系 / 162

写博客的理由 / 164

拍电视并不那么好玩 / 166

遭遇签售 / 168

血压高低与苏轼 / 170

因为荷尔蒙,所以爱 / 172

遭遇豪华 / 174

王小波:讲真话和推崇翻译 / 177

第四编 镇长的奥迪 / 181

假如地球上只剩你一个人…… / 182

同是钞票 / 184

“亲切过剩” / 186

手机遭遇 / 188

无车族的郁闷 / 190

出租车上我从不要求开空调 / 192

研究生儿子与哈里王子 / 194

灵魂的质地 / 196

中餐必须改革 / 198

娃娃鱼:筷子下的“活化石” / 200

喜欢日本料理的理由 / 202

下跪的日本人 / 204

洗马桶洗出的国务大臣 / 206

摩根用人:出身贵族 / 208

红绿灯和上海人 / 210

上海还是青岛,这是个问题 / 212

青岛:我的城市 / 214

鼓浪屿:没有车的世界多好 / 217

镇长的奥迪 / 219

数字统治世界 / 222

人民政府门前的尴尬 / 224

羊城三惊 / 227

第五编 “林家铺子”和村上 / 229

我和村上君 / 230

我和《挪威的森林》 / 232

村上会得诺贝尔奖吗? / 235

林译村上:“0”分 / 237

翻译:“担水上山” / 241

高墙上的那一丛草 / 244

王小波与村上春树之间 / 247

村上春树的良知 / 249

附录:“高墙与鸡蛋” / 251

我见到的和没见到的村上春树 / 254

第二次见到的村上春树:鲁迅也许
最容易理解 / 260



第一编 灵魂的锚地

母亲的视线

母亲回乡了。三弟来接,和父亲一起跟回去了。留下住了两年的房间,留下小院里精心侍弄的花草。房间里她能洗的都洗了,床单、枕巾、靠枕套。院里的花草好像刚浇过水,土湿润润的,叶亮晶晶的,花开得正艳,蔷薇、月季、矮牵牛、金盏花……

几天来我神思恍惚,做不成事。心里开了个洞,洞比预想的大,没有底,无论投进什么都不见形体,也不闻回声。父母住的房子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的,和我相距几站路。直到几天前那里还装满我们的说笑、我们的亲情和欢乐。而现在人去楼空。开门进去,没了厅里沙发上看电视的父亲的笑脸——沙发空了,没了从里面房间颤颤巍巍走出的母亲的身影——床铺空了,没了四下里那熟悉的特有的气味——空气空了。空了,都空了,一如我的心。转而又觉得没空,父亲从沙发站起,母亲就在眼前,气味重新聚拢……

母亲在青岛住了两年。虽然每星期只能去看望一两次,却是三十多年来和我在一起最长的两年。三十多年时间里的我,或远在岭南,关山重重,或浪迹海外,烟波迢迢,或经济上自顾不暇,穷困潦倒,或生活上风云突变,颠沛流离,始终未能实现膝前尽孝的夙愿。寒来暑往,星转斗移,我老了,母亲更老了——头发由青到白,皱纹由少到多,脚步由快到慢……这次接来,本打算让二老一直住下去。不料母亲说她到底有些想念东北那边我的五个弟妹,一再要走。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怕我为她受累和花钱。说我熬夜挣钱不容易,当妈的不能帮着挣倒也罢了,哪能帮着花呢!我再三解释反正我是要熬夜的,钱反正是要花的,但她反正就是不信,非回乡不可。

两年相聚,母亲身上有两点让我感触最深。一点是她对苦难的淡漠。我家过去穷,父亲挣四十七元钱且远在百里之外的公社工作,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家里只我母亲领我们六个小孩儿过。推碾、拉磨、种自留地、侍弄园子、养猪都是母亲一个人干,一年四季的衣服和鞋也要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

一次闲聊,她说有两年因为做完我们的棉衣后再没东西没钱了,自己两个冬天没穿棉裤。那年外婆有病,要去探望都没有出门穿的裤子,只好找邻院借。我听了十分吃惊和心酸。家穷我是知道的,但不晓得穷到那个地步。东北的冬季十分了得,冰天雪地,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穿棉裤甚至都抗不住。我现在都能切实感受到挟雪的冷风从裤脚钻进来时那彻骨钻心般的冷。而母亲竟穿着单裤!借裤子外出对母亲无疑又是一种伤害。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昔日家境宽裕,上过旧式学堂,人很要强。不难想见,那种情况下的母子相见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可是,母亲现在谈起来语气是那样轻描淡写。不用说,母亲经历的苦难我也经历过一些。之于我,那段苦难好比书橱里自己分外珍惜的一本书,翻阅时我会反复审视它的质地、叩问它的含义、追寻它的投影。相比之下,母亲却把它当作一件旧物随手收进抽屉。

再一点就是母亲仍把我看成小孩子。我已年过半百了,可母亲依然一口一个“孩子”叫我。冬天摸我的腿,说这孩子这么冷怎么就穿一条单裤;夏天摸我裸露的胳膊,说这孩子好像有点瘦了。于是吃饭时再三叫我吃肉,为了健康而刻意不吃肉的我只好夹起一大块肉放进嘴里,她这才现出欣慰的笑。一旦我不在屋里,她就“这孩子哪去了”念叨着里里外外寻找。每次离开,母亲都从窗口、门口或从小园子门前看我,久久看我的背影,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有时还从园前慢慢挪动着看我拐过第二个路口、第三个路口。一次我走远了因忘拿东西拐回来时,发现母亲仍站在那里望着我去的方向没动。这样,每次我的背都带着她的视线离去。回想起来,母亲一直是以视线送我的。小时候带着她的视线走去课堂,上大学时带着她的视线奔赴省城,毕业后又带着她的视线远走天涯……可以说,母亲的视线从未从我的背部移开,自己也从未走出母亲的视线。

母亲回乡后,无意间我开始思索母亲为何对往日的苦难那般淡漠。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母亲心里装着儿女,为了儿女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再大的苦难也不曾放在心上。如今,母亲觉得自己无法像过去那样为儿女、为我付出了,唯一能付出的只有悄然回乡和不变的视线……

(2006.5.31)

怀念母亲

母亲走了。

母亲是很普通的乡下妇女,即使亲属圈也未必全部知晓她的名字。因此,母亲的走,对这个世界来说,好比一片枯黄的树叶在冬日寒冷的天空中艰难地颤颤盘旋几圈后落向了大地。可是对于我,则是整个天空,整个天空轰然塌落下来,世界黯然失色。

母亲走得那么急,我竟未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在殡仪馆场外,在特定时刻,我久久仰望高耸的烟囱缓缓腾起的青烟。想到母亲那贪黑起早操劳一生的瘦弱的身体,那无数次抱过和抚摸过我的粗糙而温暖的双手,那专注、凄寂而慈祥的面容正在化为青烟,化为一缕青烟飘向清晨灰蒙蒙的云空,我一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母亲上过旧式学校,但没参加过工作,没参加过社会活动,没领过工资。家庭和孩子几乎是她的整个天地。她身后留下來的,可以说只有我们六个子女,只有她陆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六个生命。我是老大,长子,我降生时母亲刚刚二十岁。从此,她的青春,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就被无限拖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辛劳和苦难之中。我不认为母亲偏心,但因为我是长子,即使在时间上我也得到了母亲更多的爱。那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母爱啊!

同样是母爱,但我觉得,艰苦岁月中的母爱和经济条件相对宽裕情况下的母爱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前者需要母亲牺牲甚至最基本的个人生活需求,需要母亲从自己身上和口中节省本来已很可怜的衣衫和食物。那是用血和泪化合的爱。而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爱,这样的母爱!

我小时是个体弱的男孩儿。虽然个头不比别人矮,但力气小得多,胆也就格外小。不敢爬树,不敢骑老牛,更不敢和同学摔跤打架,因为会被人家一胳膊抡出好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日子落到了真

正吃糠咽菜的地步。晚间喝的高粱米粥,尽管放很多碱下去,但仍然清汤清水,几乎数得出碗底薄薄一层米粒。而母亲碗里几乎连这层米粒也没有,喝完两碗米汤就在煤油灯下一声接一声咳嗽着一针接一针纳鞋底做棉衣。而我第二天上学带的饭盒里,就时常在糠菜之上多出一层米粒,有时还有一个咸鸡蛋或半个咸鸭蛋。靠了这点儿营养,我在比我强壮的同学都有人饿得退学的情况下,以瘦瘦的身体坚持读了下来。

十多年后我进省城上了大学,每月有六元钱助学金。那时家里虽不吃糠咽菜了,但仍很穷,母亲连一件出门衣服都没有。我有意不拿家里的钱,一切靠这六元钱维持。记得一年寒假结束返校前一天晚上,母亲从箱底颤巍巍摸出二十元钱给我。我问哪里来的钱,母亲说把生产队分的口粮中的玉米卖了。我不要。我看着母亲刚过四十就憔悴不堪的脸庞,看着她单薄的旧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双肩和细弱的脖颈,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拿这二十元钱。母亲哭了:“儿呀,妈知道你体贴家里难处不向妈要钱,可妈知道你身上没钱,妈心疼你呀!”我也哭了,哭着从妈手里接过二十元钱。

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去了广州。广州话听不懂,尤其工作根本不合心意,精神苦闷到了极点。母亲来信了,嘱咐我别想家,别想妈,别想太多,既然去了,就克服困难,安下心好好干吧。信是用铅笔写的,一笔一画。母亲识字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她会写这么多字,句子也够通顺。那是我接到的母亲的唯一的信。我相信她这辈子也只写了这么一封信。信上母亲叫我别想她,但后来听父亲说,母亲当时想我想得晚上睡不着觉,险些哭坏了眼睛。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每每记起。若干年前我个人生活发生变故的时候,包括父亲在内,几乎所有家乡亲人都指责我是错的,袒护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她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筒对我说道:“只要是我儿子做的事,就都是对的!”母亲这回显然是偏心了。细想之下,世界上大凡爱都是偏心的,唯有偏心才成为爱,爱因其偏心而纯粹、神圣和刻骨铭心。

就是这样,母亲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血泪化合的爱,给了我唯独母亲才能给予的呵护和温暖。而我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却未能给予什么,未能守候在她身边,未能和母亲在一起。我知道,母亲是多么想和我在一起

的啊！

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和我在一起了——我把母亲的遗像带回了青岛,换了框放在书桌右侧的书架上。此时此刻,母亲正从旁边看着我,眼神仍那么慈祥,那么带有几分凄楚和忧伤,一如一两年前她在青岛期间从餐桌对面看我吃她包的饺子,从窗口看我在小园子侍弄花草,从门口看我每次出门时的背影……

(2007. 11. 28)

母亲的红头巾

母亲走了,走几个月了。

母亲的走,带走了许多东西。带走了人世间最纯净最深厚的爱,带走了那声“孩子……”的呼唤,带走了我喊“妈妈”的机会,甚至带走了整个世界。

也有没带走的东西,比如那方红头巾。

近来我眼前总是闪动那方红头巾。

记忆中,从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扎那红头巾,应该是母亲一辈子用的最久的纺织品。母亲也没有其他颜色其他样式的围巾,只这方红头巾。单纯的枣红色,无任何花纹。单纯的棉线织成的,无混纺的毛线。不厚,团起来能一把握在手里。正方形,周边带有早已打缕的线穗。母亲对折成三角形,两只角在额下一扎,一只角留在脑后,仅能遮住后颈。虽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穷,但也有人用厚墩墩的毛线头巾或毛茸茸的长围脖了,但母亲没有。最初用它的时候,母亲还不到三十岁,而到我大学毕业离家的时候,母亲已见白头了。长达十五六年时间里,它是母亲头上唯一的御寒用品。红头巾倒没有见白,一直是红色。

那时候不比现在,东北的冬天格外冷,格外长,贪婪地吞并了两头的春秋两季。加上我家住的小山村孤零零蜷缩在大村子的外围,别的地方还没怎么冷的时候它就好像瑟瑟发抖了。因此,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要扎这红头巾。春天用来挡风挡尘。荒凉的山坡上,母亲扎着红头巾一镐一镐刨地,一铲一铲施肥,一桶一桶担水,一株一株栽地瓜苗。秋天还用来挡风挡尘。下霜下得白花花凉瓦瓦的园子里菜地里,母亲扎着红头巾一捆一捆割苞米,一锹一锹挖土豆,一个一个拔萝卜,一棵一棵砍白菜。一年四季母亲穿的衣服都很旧,一件灰不灰蓝不蓝花不花的外衣从春穿到秋,穿得和荒草坡和庄稼地几乎没什么分别。因此,母亲身上最显眼的就是那方红头巾。放学回来的